

蒙古勒津文化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它以游牧文化 农耕文化 宗教文化等独特的文化风貌

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了光辉

以丰富的内容 多彩的形式和泥土的芳香

丰富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她以博

如同百

记述了本地区、本部落的历史

她以积极向上的内容

鼓舞人民 奋发图强

推动了本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回顾文化光荣的昨天

建设文化美好的今天

更企盼蒙古勒津文化辉煌的明天

胡尔沁说书

李青松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序

13世纪30年代,蒙古勒津人先后从土默川迁徙到阜新地区定居,发展半农半牧经济,从蒙古包搬进了有墙、有炕的房子,这是民族生息的进步。生活方式的改革,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寺庙的兴起,蒙古人出家当喇嘛的日趋增多,使人民群众的文化层次得到迅速提高。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知识层次的变化,使蒙古勒津大地蕴藏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蒙古勒津文化艺术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文化艺术形式多样化。如民歌、胡尔沁、安岱舞、祝词、好来宝、各种祭词、民族乐曲等等,门类齐全,各有独到之处。二是参与人员广泛。男女老少都参与创作和表演,号称“民歌的海洋,安岱舞的故乡”。三是创作题材广泛。如涉及天地世间、人伦哲理、山水林田、生活工具、阴阳五行、人间往事、人鬼善恶、男女爱情等,创作题材无所不及,无所不舍。

远古的胡尔沁艺术是什么样子,未加考证,而背着四弦胡琴、说唱长篇故事,这就是胡尔沁艺术,这种艺术发源于蒙古勒津,它的名字是由四弦胡而得名,具有悠久的历史。胡尔沁利用一把四弦胡以说唱结合的形式,把一部部长篇小说介绍给听众,形式新颖,表现手法巧妙,有声有色。胡尔沁艺人在多年的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的胡尔沁曲牌,据不完全统计有六十多种。利用这些曲牌,把故事说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利用这种艺术手法,回忆历史,歌颂英雄人物,鄙视势利小人,颂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

扶持正义,压抑邪恶。利用胡尔沁说书这种艺术形式教育后人,培养后代,影响着—个民族的性格。

胡尔沁艺术在蒙古勒津历史悠久,它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无可非议。有一次我下乡到王府镇舍不歹村,在一个老乡家里发现了一把四弦胡。据老人讲,这把四胡已传过多代胡尔沁艺人—手,我拿过来细细地观察,比大拇指还粗的铁梨木做成的胡琴杆,按弦时触摸的位置已磨损大半,只有一簇头厚了。这把四胡可以证实,胡尔沁艺术在蒙古勒津地区的悠久历史。这把四胡现已被县“蒙古勒津民俗历史实物”展览处收藏。胡尔沁艺术在蒙古勒津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颇有群众性和普遍性,农闲季节在阜新境内蒙古族聚居的村屯,几乎都要请胡尔沁艺人说书,—家请胡尔沁,全屯老少都来听,—说就是十天半个月,或者更长—段时间。胡尔沁艺人演出十分繁忙,东接西送日程排得满满的。胡尔沁艺人的传承都是用以师带徒的办法培养出来的,功底扎实,要求严格,说、唱、拉琴三位—体,在表演方面也有很多技巧。过去没有扩音设备,但把说唱出来的每个字都能清楚地送到听众的耳朵里,这就是真功夫。

目前,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少数民族语文流失,文化衰落现象十分严重,胡尔沁艺术也不例外,现有的胡尔沁艺人仅占兴盛时期的1/10。胡尔沁艺术的根基是建立在蒙古族语言基础上的,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胡尔沁说书这门艺术,人们为之担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我县已形成了一整套民族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蒙古族完全中学,对恢复和发展蒙古族语言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发展胡尔沁说书事业奠定了基础。

李青松撰著的《胡尔沁说书》—书,从多方位、多角度,阐述了胡尔沁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本质与特征、风格与流派、影响与未来,在挖掘整理蒙古勒津优秀文化遗产方面又立了—功。他出生在蒙古族聚居的佛寺镇,从儿时起就受到蒙古勒津各门类文化艺术的

熏陶。他爱好音乐,善说胡尔沁说书,精通乐理,和蒙古族文化艺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师范毕业后,根据个人专长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1990年又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进修硕士研究生“戏剧理论”专业,结业后回文化馆任馆员、副馆长、馆长,文体局副局长分管文化。他的作品有论著《蒙古勒津安岱》、《蒙古勒津歌曲选》、诗集《岭韵》等。1998年他撰写的论文《概述清代以来蒙古勒津文化》荣获国家级优秀论文奖。本人作为文化战线退休干部,希望有更多的像李青松这样的同志,努力挖掘、整理蒙古勒津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写出更多的好文章、好作品,把先辈们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加以继承、弘扬并推向新世纪。

白 音

1996年9月

目 录

序.....	1
小引:神奇的土地蕴藏神奇的文化	1
第一章 人与琴.....	1
第一节 胡尔.....	1
第二节 胡尔沁.....	4
第三节 胡尔沁说书.....	7
第二章 乌力格尔.....	8
第一节 英雄史诗类.....	8
一、《江格尔》	9
二、《格斯尔传》.....	11
文摘:格斯尔汗的故事.....	13
第二节 历史小说类	24
一、编译的乌力格尔.....	26
二、创作的乌力格尔.....	27
文摘:《唐书五传·苦喜传》之第一回	30
第三节 当代事件类	33
文摘:《送情报》.....	34

第三章 书目与曲目	39
第一节 古代书目(曲目)	39
第二节 当代书目(曲目)	43
第四章 词牌	45
一、好来宝	47
二、启腔	52
三、点纲	53
四、上朝	54
五、装扮元帅	56
六、鞦马	58
七、军纪禁令	60
八、点将	61
九、出征	64
十、山水颂	67
十一、安营扎寨	68
十二、交战	68
十三、悲苦	72
十四、赞马	73
十五、夸美人	74
十六、仙人下山	74
十七、思念	78
十八、教诲	79
十九、审案	81
二十、祝颂	81
第五章 曲牌	83
第一节 叙事曲	83
第二节 抒情曲	83
第三节 曲例	85

一、前奏曲	86
二、点纲曲	88
三、开场白	90
四、上朝调	92
五、将军令	94
六、出征曲	95
七、行军曲	97
八、山水颂	98
九、交战曲	100
十、悲苦调	102
十一、颂扬曲	105
十二、夸小姐	106
十三、下山调	108
十四、思念曲	110
十五、训谕曲	112
十六、安营曲	113
十七、得胜歌	115
十八、审案调	117
十九、吟诵曲	118
二十、散曲和杂曲	120
第六章 表现手段	122
第一节 吟诵	123
第二节 歌唱	124
第三节 拉击	125
第四节 表演	126
第七章 艺人	127
第八章 胡尔沁说书纵横谈	153
第一节 产生与发展	154

第二节 本质与特征.....	156
第三节 风格与流派.....	158
第四节 影响与未来.....	161
第九章 大事记.....	165
参考文献目录.....	171
跋.....	172

劳动创造了人,使人有了语言,有了意识,有了创造工具的能力,并在社会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产生了最初的艺术。

——恩格斯

第一章 人与琴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离开人的艺术几乎不存在,这是人的本质所决定的。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人是发展的,是从简单思维到复杂思维的进化发展过程。人的发展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需要生存,随着生存的需要,产生了“五味”为美,出现了“羊大为美”。羊为主给膳,人带羊冠为美,穿羊皮暖身。随着生存条件的提高,人们心理盟发了审美意识。自然给人的感观有了刺激,产生了“五色”为美,从“五色”为美发展到“食色”为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觉上出现了“五声”为美。“声”就是“乐”,“乐”就是“声”。人快乐才能产生“乐”,人激动才能发出“声”。随着自然的“声”的产生,人为的“乐”或“乐器”也就产生了。

第一节 胡 尔

一、胡尔的产生

关于蒙古族乐器“胡尔”的产生,众说纷纭。《蒙古秘史》第189回中写道:“奈曼的天汗死后,他的母亲古日巴斯,叫人把王汗

的头砍下来置于大白毡子上,叫媳妇们侍候,端着碗敬酒,拉起四胡奏乐祭祀。”蒙古族传统诗歌云:“手执胡尔朝尔,歌唱好来宝诗歌。”“胡尔”最初用于为他人伴奏,后用于自拉自唱的伴奏乐器。随着文艺的发展,出现了高、中、低音四弦“胡尔”,低音“胡尔”用于说书,高、中音“胡尔”用于其他文艺形式的伴奏乐器。“胡尔”,史书记载称“忽兀儿”,普遍使用于我国北方通称为“胡人”的少数民族中间,后来又从匈奴传到中原地区。《成吉思汗的箴言》一书中记载:“您有胡兀儿(指四胡)抄儿(朝尔)的美妙乐奏,您有拥戴相随的九位英杰。”“朝尔”也是一种北方民族固有的弦乐器。“胡乐”为四根弦,“朝尔”为二根弦,两者的构造截然不同,声味也不一样(见图一、图二)。

《蒙古族文学简史》记:北宋的欧阳修曾有过“奚琴本出奚人乐”的诗句,这里的“奚人”即指东胡库真奚部人。有些专家、学者结论,“奚琴”就是现在所指的“朝尔”。可见,古代在漠北活动的包括蒙古部落在内的少数民族中,很早以前便有了这两种乐器以及使用这两种乐器的“胡尔沁”和“朝尔沁”的职业艺人。《蒙古族文学简史》一书记载:“在12至13世纪时,乐器及舞蹈艺术已出现了;有战阵用的大鼓(牛皮鼓)及胡笳”。还记述:“在阿勒坦汗的帐殿里,有宫廷乐师在演奏音乐,其中一人手持弦乐器,另一人手持敲击乐器;阿勒坦汗所画的画面上有演奏音乐的图画景致。”另外,明朝有关书籍记载:“蒙古王公们在婚宴等仪式上,自弹‘好必斯’(明人把它译成琵琶)来欢庆。”蒙古族古代的说唱英雄史诗和其他传记文学的传统,与民族乐器“胡尔”和“朝尔”的使用,“胡尔沁”和“朝尔沁”的出现分不开。这一时期,蒙古人的音乐、舞蹈和歌谣密不可分,伴随着他们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因此,蒙古族很早就有了各种乐器,像“胡尔”、“朝尔”就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两件乐器。据此,蒙古族传统乐器“胡尔”和“朝尔”早在12世纪以前已经形成,并且在民间和宫廷广为运用,这一点,就没有其他疑问

了。

二、胡尔的构造

“胡尔”是流行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拉奏乐器，蒙古族称之为“都日奔乌塔斯图胡尔”或“都日奔其格泰胡尔”，译为“四弦胡”或“四耳胡”。琴筒多为木制，也有铁制。蒙以各种兽皮，张四根弦。弓毛分两股，分别夹于一、二弦和三、四弦之间，一、三弦为外弦，二、四弦为内弦。“胡尔”两组弦之间音高相距为纯五度，说书艺人根据自己嗓音而定弦，常用音域为两个八度。“胡尔”音区区别不太明显，分为低音区、中音区、高音区、极高音区。低音区厚实，不够明亮；中音区柔和圆润，较明亮，音色很美；高音区发音纤细，稍紧张，尚美；极高音区尖锐纤细。

三、演奏技巧

“胡尔”可以自如地演奏音阶、音程和跳动，也可以演奏各种装饰音、滑音和泛音，常用的演奏方法有：1. 分弓，一音一弓；2. 连弓，数音一弓；3. 顿弓，一音一弓，发音比分弓短促；4. 连顿弓，用连弓演奏，但每音之间断开；5. 跳弓，比顿弓的时值更短促，多用于演奏快速、活跃的乐曲；6. 抖弓，弓尖快速往返推拉；7. 颤音，常用的是大、小二度颤音；8. 滑音（短滑音、长滑音、原位滑音），短滑音：把位不动，手指按弦由上或由下滑至本音；长滑音，手指与把位都移动，由低向高或由高向低滑；原位滑音，音由本音滑向高音或低音，再返回本音；9. 快速全弓，为要获得强烈、饱满的音响，运弓需用快速全弓；10. 拨奏，以空弦效果较好；11. 转调，“胡尔”没有固定的品位，转调不困难，较常用的调是D、G、F、C等。在蒙古族说唱音乐的伴奏中，胡尔沁说书艺人有时用指甲顶弦以代替按弦，有时用左手弹弦，甚至用弓杆敲击琴筒，以加强节奏和乐曲气氛的渲染。“胡尔”具有音色粗犷，声音饱满，音亮较大等特点，非常适合说唱艺术的伴奏，常用于胡尔沁说书，好来宝演唱，民歌自拉自唱和独奏、齐奏、合奏。

第二节 胡尔沁

胡尔沁多指手持四弦胡说书的艺人,也指演奏胡琴的“琴手”。胡尔沁说书不同于评书、评词,它是在四胡伴奏下说故事,完成说、唱、拉、表演等艺术实践的一种曲艺艺术形式。这就是胡尔沁说书的独特风格。因此,胡尔沁首先要学胡尔,这是做艺人的第一步准备,也可以说是做胡尔沁的起码条件。尽管在历史上胡尔沁说书艺人的地位很高,但是,好壮壮的男儿一般不学这一行。民间有句偏言叫“学胡尔不如学偷儿”。就因这句话的影响,很多爱好这一艺术的天才,因社会舆论和阿爸、阿妈阻拦,也就放弃了学艺的念头。显然,这句“学胡尔不如学偷儿”有很大的片面性,就像有些无知者所提出的“学文化不如种庄稼”一样,极大地影响了胡尔沁说书艺术的正常发展。因此,在历史上,学胡尔沁说书的往往是残疾人较多。当父母的考虑孩儿不能劳作,还需给孩儿创造生活的条件,只好学胡尔沁说书,给孩儿在人间生存下来,生活下去。大多家庭或胡尔沁,是出自功利而从事这一艺术事业的。

一、学胡尔

从古今实事看,谁家有残疾孩童,父母亲就开始为孩儿的将来着想,孩儿长到十几岁,父母就拿着“哈达”及一些酒肉等礼物,找邻近村屯较有名的木匠为孩儿做好“胡尔”,然后让孩儿自练自学。这就是学“胡尔”的第一步骤。通过一、二年的自学,孩子能够会拉几首或几十首民歌曲调,初步掌握弓法和指法。而后,父亲带上纯洁的“哈达”,绣花的“荷包”(烟口袋)及酒肉之类的礼品,领着孩子到胡尔沁说书艺人家,请求收徒,传授技艺。此时,胡尔沁先让孩子拉几首曲子,再探探孩子的记忆力如何?咬字吐词,嗓音条件如何等。经过一番考试,胡尔沁觉得可以学艺,具备学艺的条件就收

留为徒弟,接受叩拜,接受哈达、荷包和带来的礼物,进行拜师仪式。从这一天起,徒弟向师傅学习胡尔沁说书曲牌,直到学会师傅所运用的一切曲牌曲调。这是学琴的第二步骤。在此基础上,进行曲牌与唱词相结合的练习,教会一些简单的唱词,熟悉曲牌的特点,以及何种曲牌用在何种情节的基础知识的实践。如“交战曲”不能用在思乡情节上;“悲苦调”不能用在喜庆情节上等等,这是学琴的第三个步骤。完成这三个步骤,就基本达到了学琴的目的。如若学琴者是位非常聪明伶俐的人,那么,通过记忆故事,说唱一部短小精悍的故事来锻炼几回,就完全可以单独从艺了。但是,大多数达不到这种程度,仍跟着师傅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如若师傅在谁家说书,有时也替师傅说上一宿二宿,慢慢实践,渐渐锻炼,一步一步地走上单独从艺的道路。

二、学说书

学说书分为两个步骤:一为记熟故事,二为说唱故事。记熟故事有两种形式。一为自己默读记熟,一为让他人朗读记熟。过去因诸多原因,很多学胡尔沁说书者没有文化,只好请有文化的人为自己朗读来记熟故事情节。这样,学胡尔沁说书者在学会曲牌曲调,唱词韵白的基础上,再拜有文化的人为师,从他那儿记熟故事后,再改编成胡尔沁说书书目。值得一提的是,胡尔沁说书艺术有很多奥秘所在,具有独特的风格、表现手法和说唱技巧。不仅仅是会讲故事,会拉一些曲牌曲调就能成为胡尔沁说书艺人。会讲故事,会拉曲牌曲调和唱词唱段,只是成为胡尔沁说书艺人的基本条件,而更重要的是在记熟故事的基础上,把小说故事改编为胡尔沁说书曲目,把纯文学小说改编成即兴演唱的口头文学形式。因此,胡尔沁说书艺人所演唱的曲目,不是平铺直述的简单说讲,而是一种复杂的口头文学创作过程,是把说、唱、拉、表演融为一体的艺术创作过程。一般说,学胡尔沁说书者只会拉曲牌曲调,唱词唱段,掌握故事情节和人物是不够的,而要掌握更多的技巧和表现手段

方可成为一名出色的胡尔沁说书艺人。如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对书中人物的刻画,何处需要“浓色描摹”,何处需要“蜻蜓点水”,是靠艺人长期艺术实践来完成的。因此,学胡尔沁说书艺术者,除向师傅学胡尔,学曲牌唱词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向师傅学习故事情节的安排,“浓墨”和“淡彩”的技巧,以及掌握音乐特点,适度运用等。在学好胡尔沁曲牌和故事的同时,还要跟师傅走乡串屯,具体到说书实地进行艺术实践,进一步掌握师傅的说法、唱法、拉法和故事情节的安排法。另外,学说书有很多死记硬背的东西,需要牢牢记住,熟练掌握。如对书中人物的姓名,职务官衔,所用兵器,乘骑名称及颜色,城郭的名称,情节的先后等。这些需要艺人牢记,说书当中丝毫不能有半点差错,还有一些固定唱词需要背诵下来,好在说书当中用之即来,显示艺人出口成章的本领。如“点纲数目”、“饰元帅”、“皇帝上朝”、“山水颂”……。当然,胡尔沁说书是一种口头文学形式,是在原文学脚本的基础上,大都由艺人即兴说唱、见景生情为特点的创作表演过程。因此,听众评价谁说的书中听,谁说的书不中听,实际就是评价艺人对原故事脚本升华得如何?即兴说唱、见景生情的天赋如何?演奏技巧、音乐表现手段及语言表达能力如何?而不在于墨守原著平铺直叙上。总之,学胡尔,学说书是个很艰苦、很复杂的事情,不仅学会上百首的曲牌、曲调,还要背熟上千条的唱词唱段;不仅记熟几部乃至几十部长篇的上千名人物的姓名、官职、兵器、乘骑、城郭的名称,而且还要具备触景生情的天赋。因此,胡尔沁说书是个综合性艺术,只有具备多才多艺的人,才能成为胡尔沁说书艺人,只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又有较高的编创水准及琴技娴熟的人,方可成为具有建树的胡尔沁说书艺人。

第三节 胡尔沁说书

“胡尔沁说书”是指在四统胡伴奏下说唱故事的曲艺艺术形式。《蒙古秘史》有一段记述：有一次，成吉思汗领着“胡尔沁”到“克者惕”部落赴宴，酒宴散后，成吉思汗返回营中，但未见胡尔沁回来。于是，成吉思汗大怒，要给他定罪。“胡尔沁”听到消息后急来拜见成吉思汗，并操起“胡尔”说唱了一段降妖的神话故事。因成吉思汗爱才，免去了他的死罪。从这一意义上说，古老的英雄史诗的产生和发展，对胡尔沁说书的诞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认定英雄史诗的繁荣期也就是蒙古族胡尔沁说书艺术的形成期。另有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元朝就有人编讲故事，手执“胡尔”说唱《格斯尔传》、《成吉思汗传》等。对此有很多专家学者断言，这种形式就是胡尔沁说书的前身，视其为蒙古族早期的曲艺艺术形式。笔者认为这样说很有道理，也有说服力。因这种形式已经具备了曲艺艺术的说唱、表演的基本表现手段和特点，所以，应该把胡尔沁说书的雏型追溯到这一时期比较合理。

胡尔沁说书是集各种艺术门类之大成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是在诸多民族民间文化沃土上形成产生的艺术珍品，追本溯源，迄今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

第二章 乌力格尔

13 世纪初,“胡尔沁”主要说唱神话传说故事和英雄史诗。神话传说故事当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镇压残暴黑龙王的故事”、“额尔古纳河的故事”、“勇士古那干”、“陶锡巴拉图”等;英雄史诗有:《江格尔》、《成吉思汗传》、《格斯尔传》等代表曲目。

第一节 英雄史诗类

史诗,又称英雄叙事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特有的门类之一。史诗是民间文学中叙事长诗的一种,但它的规模要比一般的民间叙事长诗宏大得多。史诗是一种特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往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成为一个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的总汇。所以某一民族的史诗,被认为是这一民族形象化的历史。号称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的藏、蒙《格斯(萨)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瞩目。

英雄史诗是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形式,是发射民族之光的宝贵文化遗产。蒙古族英雄史诗历史悠久,影响甚广,从东布利亚特至西卫拉特的广阔的蒙古地域生根开花,鼓舞和激励了广大的农牧民。

史诗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野蛮高级阶段,大约在公元 7 世纪前后。这一时期,蒙古各部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差别,一些先进部落开始孕育着奴隶制因素。奴隶制形成前后,这种古老的艺术进入了它的繁荣期。至于后来封建社会里形

成的类似古老史诗的英雄故事，特别是佛教传入蒙古后依照佛经敷衍成篇的史诗作品，从本质上说已经不属于英雄史诗的范畴，应另作别论。

一、《江格尔》

《江格尔》是蒙古族人民群众心目中永不消失的一部著作，视其为蒙古族古典文学史的三大高峰之一。它能与古希腊荷马所作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媲美，现国内外专家，共挖掘到39部，据研究人士断言，《江格尔》约有72部。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经过历代人民群众，尤其是演唱艺人江格尔沁的不断加工、丰富，篇幅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丰富，最后成为一部大型史诗，长达10万行左右。这部史诗是以英雄江格尔命名的。关于“江格尔”一词的来源，历来解释不一。波斯语释为“世界的征服者”；突厥语释为“战胜者”、“孤儿”；藏语释为“江格莱”的变体；蒙古语释为“能者”。

《江格尔》产生的年代和流行的地区众说纷纭。神话产生于人类的开创时期或童年时代。马克思把史诗产生的这一时期称为“军事民主制”时代，恩格斯称之为“英雄时代”。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让位于对氏族祖先和本部落英雄人物的崇拜。这些英雄人物成为史诗的主人翁，他们的功绩，构成史诗的主要内容。已故的前苏联科学院院士科津等学者断定它产生于15世纪；蒙古学者巴·索德那木和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帕·帕兀哈认为，它产生的时代早于15世纪，大约从13世纪开始出现，到17世纪时，主要部分业已定型。中国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它是原始社会的作品，有的则认为它最初产生于原始社会，流传到明代便基本上定型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述：“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英雄史诗），最早产生在人类童年时代。”可见史诗只在文学艺术并未发展的阶段才有出现的可能。《蒙古族文学简史》记述：“12世纪以前，斡亦剌惕部驻牧在叶尼塞河流域的草原森林